



徐则臣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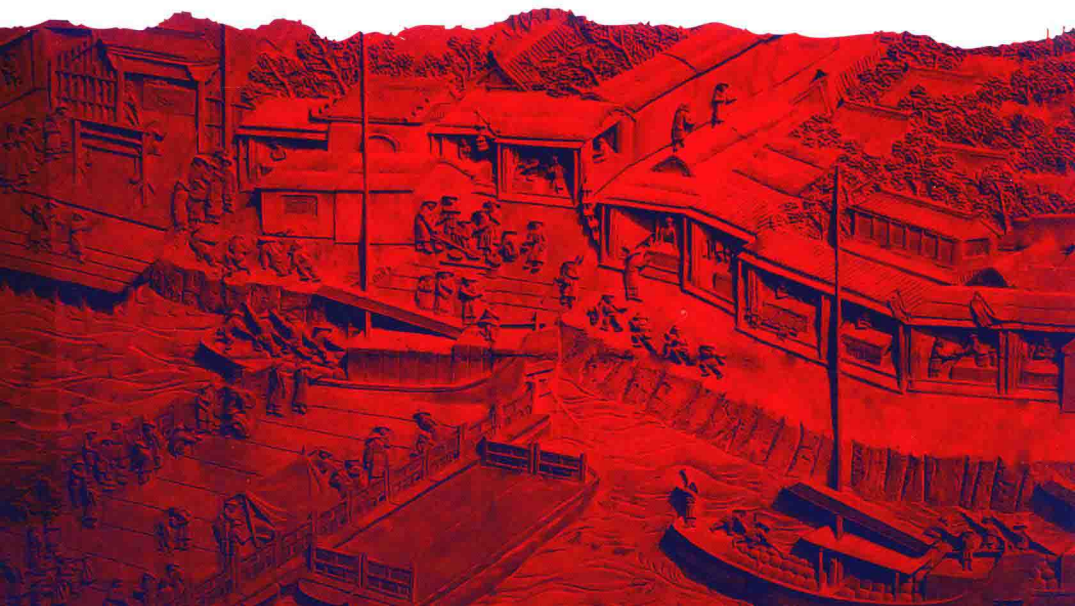
一条河活起来

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北上

NORTHWARD



北上

NORTHWARD

徐则臣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上 / 徐则臣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8.12

ISBN 978-7-5302-1865-5

I. ①北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6215 号

北上
BEISHANG
徐则臣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5
字 数 30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65-5
定 价 5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水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。在看不见的历史里，很多东西沉入了运河支流。水退去，时间和土掩上来，它们被长埋在地。2014年6月，大运河申遗成功前夕，埋下去的终被发掘出来。这是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故道近年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。出土的文物计有：

清嘉庆年间沉船骨架一副、船板若干；

宋瓷若干：双鲤荷叶枕一件、葵花碗一件、喇叭口白釉壶一件、黑釉白覆轮盏两件、红绿彩梅瓶一件、哥窑双耳三足炉一件、景德镇青白釉瓜形瓶两件、龙泉窑花口瓶两件、龙泉窑鬲式炉两件、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盏三件、钧窑天蓝釉红斑鼓钉洗一件、钧窑天青釉折沿盘三件、耀州窑青釉寿星一件、耀州窑莲瓣纹烛台两件、耀州窑柿酱釉玉壶春瓶两件及碎裂瓷片若干；

明清仿汝窑粉青釉三足洗一件、深腹圈足洗一件、汝釉双耳扁瓶一件；

明清其他瓷器若干；
明宣德铜象两件；
明清刀剑各两件；
青铜镇尺一件；
鎏金铜鹿灯一件、铜荷花灯一件；
其他船上器具和日用生活杂物若干。

.....

另有考古现场附近民间发掘文物若干。这其中，尤需特别提出的，是一封写于1900年7月的意大利语信件。此信系当地居民个人发掘成果，品相完好，现存“小博物馆”客栈。信件译为中文如下：

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哥哥，我在战地医院给你们写信。打仗了。八个国家的联军跟中国人打，一会儿是义和团，一会儿是他们的政府军。我们从天津往北京打，半路上又折回头往天津打，有颗子弹击碎了我的左腿胫骨。医生说，好利索了我也只能是个瘸子。瘸子就瘸子吧，总比死了好。不过也不好说，战争实在太残酷，现在我闻到火药味就恶心，看见刀刃上沾着血就想吐。想顺顺当当活下来不容易。按规定，腿伤养好了我得继续上前线。中国人很不好打，要是该回意大利你们又没见到我，那说明我已经被打死了。也可能死于其他原因。多事之秋，战争、瘟疫、饥荒、河匪路霸，遇到哪一

个都可能活不成，蹲个稀也没准再站不起来。

哥哥一直说我喜欢玩“消失”，这一次要玩，那真就玩大了。所以，如果我没回去，这封信就可以当绝命书、诀别信看了。要是那样，亲爱的老爸老妈，你们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；亲爱的老哥，你也就当没我这个弟弟。务请你们节哀顺变。在战场上我经常想到死。跟杀人相比，我宁愿自己死。死了也好，灵魂就自由了，我可以沿着运河上上下下地跑，一趟又一趟。当年我的大偶像，马可·波罗先生，就沿着运河从大都到了中国南方。活着当不了马可·波罗，那就死了做。

老说死你们肯定不高兴，说点好玩的。我有了一个中国名字，马福德。一个英国水兵朋友取的。大卫·布朗的中文很棒，四年前我们在威尼斯认识的。照音译，我应该叫马费德，大卫把“费”改成了“福”。他说福字更中国。中国人非常喜欢这个字，遇到好事要祝福，撞上坏事更要祝福，祝福下次碰上好事；过春节时还把这个字单独写下来，贴到门窗和家具上。我把舌头拉直了读了几遍，也觉得这个名字好。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不错？

好了，信写再长都要结束，我就长话短说，就此打住。永久的爱长存心里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亲爱的哥哥，我爱你们。我有无边无际的爱。我爱维罗纳家中的每一棵草、每一朵花，我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。

目录

2014 年，摘自考古报告	00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部

1901 年，北上（一）	003
2012 年，鸬鹚与罗盘	086
2014 年，大河谭	122
2014 年，小博物馆之歌	193

第二部

1901 年，北上（二）	225
1900 年—1934 年，沉默者说	340
2014 年，在门外等你	417

第三部

2014 年 6 月：一封信	451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部

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，谢平遥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时，他们已经见过两次。第三次，小波罗坐在城门前的吊篮里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用意大利语对他喊：“哥们儿，行个方便，五文钱的事。”城门上两个卫兵用膝盖顶着辘轳把手，挺肚掐腰，一脸坏笑。洋人有钱，尤其是那些能在大道上通行的洋人，更有钱，不敲一笔可惜了。他们谈好了价，五文钱。小波罗坐进吊篮升到半空，年长的卫兵对他伸出了另外一只手，五根指头摇摇晃晃。对，五文。小波罗指指地下，刚刚比画好的价钱怎么又变了？他听不懂卫兵的话，卫兵也听不懂他的叽里咕噜的鸟语，但这不妨碍他们交流。年长的卫兵八字须，左手摸一下左边胡子，五指张开，“这是起步价，”右手摸一下右边胡子，五指张开摇晃，“这是咱们大无锡城好风景的观光价。”小波罗把所有衣兜都翻出来给头顶上的两个卫兵看，最后五文了。年轻的卫兵说：

“那你就先坐一会儿，看看咱们大清国的天是怎么黑下来的。”

小波罗开始也无所谓，吊在半空里挺好，平常想登高望远还找不到机会。这会儿视野真是开阔，他有种雄踞人间烟火之上的感觉。繁华的无锡生活在他眼前次第展开：房屋、河流、道路、野地和远处的山；炊烟从家家户户细碎的瓦片缝里飘摇而出，孩子的哭叫、大人的呵斥与分不清确切方向的几声狗吠；有人走在路上，有船行在水里；再远处，道路与河流纵横交错，规划出一片苍茫的大地。大地在扩展，世界在生长，他就这感觉；他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正在以无锡城为中心向四周蔓延。以无锡城的这个城门为中心，以城门前的这个吊篮为中心，以盘腿坐在吊篮里的他这个意大利人为中心，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向外扩展和蔓延。很多年前，他和弟弟费德尔在维罗纳的一间高大的石头房子里，每人伸出一根手指，摁住地球仪上意大利版图中的某个点：世界从维罗纳蔓延至整个地球。

他来中国的几个月里，头一回有了一点清晰的方位感。从杭州坐上船，曲曲折折地走，浪大浪小都让人有连绵混沌之感；离开意大利之前，对着一张英国人测绘出的中国地图，研究了半个月才勉强建立起来的空间感，完全错乱了。现在，他觉出了一点意思。

护城河对岸聚着几个孩子对他指指点点，他们犹豫着是否要穿过吊桥来到城门下，看看洋人的辫子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有几个大人从高高瘦瘦的旧房子里走出来，叫孩子回家吃晚饭。墙皮在他们身后卷曲剥落，青苔暗暗往高处生长。小波罗用意大利语向

他们借五文钱，他们听不懂；小波罗又用英语借，他们还听不懂；小波罗想起李赞奇教他的几个汉字读音，他对他们大喊：

“钱！”

为了表示借五文，他对他们说：“钱！钱！钱！钱！钱！”

几个大人听到了，但他们拎着自家孩子的耳朵，一路小跑消失在青砖黛瓦的老房子里，好像小波罗是要打劫。

有人家的门窗里透出灯光，傍晚从天上缓慢降临。两个卫兵已经不指望另外五个铜板了，但离换班时间尚早，吊着个洋鬼子也挺好玩。年纪大的在指点年轻的抽烟斗，告诉他一天里的哪个时辰烟油最香，多抽一口等于多做一会儿神仙。小波罗开始着急，昏暗从遥远处大兵压境，世界在急剧萎缩、变小，很快就将收缩到他的脚下，他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。别人有来处也有归处，他却孤悬异乡，吊在半空里憋着一膀胱的尿。远处走过来一个穿长衫的瘦长男人。管不了了，他的意大利语脱口而出：

“哥们儿，行个方便，五文钱的事。”

借傍晚最后的光，他看见那人的耳朵动了动。

应该就是这家伙了。锡蓝客栈在城里，没那么多洋人必须这个时候过城门。

小波罗又用英语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。谢平遥对他举起了手。谢平遥说：“OK。”

小波罗开始上升。到最高处，他想停下来再看一眼，心情好了没准世界重新开阔起来，但两个卫兵把他从吊篮里拽了出来。

他们还得把谢平遥也吊上来。自己人也付十文，年长的卫兵有点过意不去，但价码抬上去了，当着洋鬼子面不好降，只好歉疚地找补，没话找话，最近风声紧，所以城门关得早。年轻的接茬儿，我趴城头上一一年零三个月了，哪天不紧？老的给他一个白眼。天彻底黑下来。城头上四个角点起火把。卫兵让他们快走，眼看巡城的头儿就来了。他们动手拆那个简易的绞盘架。这是城门守卫的外快，谁当值归谁。一年到头竖在风雨里，不容易。当官的也明白，睁一眼闭一眼，别在巡城时找不痛快就行。

借用完卫兵们的马桶，两人一起下城楼。小波罗一个台阶一声谢，非要请谢平遥吃饭。谢平遥也不客气，跟着他走。快到客栈，小波罗一拍脑袋，只顾走路，忘了问谢平遥来此地寻人还是公干，别误了大事。谢平遥答：

“寻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。”

“我就知道。”小波罗一把抱住谢平遥，“看第一眼我就知道你肯定姓谢。我跟李等你几天了。”

锡蓝客栈二楼最东边的客房里，他们俩见到躺在病床上的李赞奇。

在每天一封的电报里，他一再跟谢平遥说，饱受腿伤之苦，实在不堪长途劳顿，务请老弟出山，切切。看上去的确受了腿伤拖

累，李赞奇跟十年前他们分别时比，颧骨高了，发际线大踏步后撤，前额的头发根本用不着剃，辫子也细成了老鼠尾巴。客栈的布草以印花蓝布为主，床单、被罩、枕套、枕巾和桌布皆由本地著名的陆义茂染坊出品，蓝布上饰以白色的莲藕、菱角和春笋。李赞奇淹没在一堆江南蓝白相间的风物里，更显憔悴深重，人小了一号，只有脑门和眼睛变大了。谢平遥掀开薄被子一角，李赞奇的右腿打着夹板，外面紧缠了几层布，的确是伤了。最近一封电报里，李赞奇跟他说，走不动了，锡蓝客栈见吧。

李赞奇的腿在苏州就伤了。小波罗要看拙政园，船到附近码头，登岸时小波罗没踩稳，从台阶上摔下来，一屁股坐到身后李赞奇腿上。李赞奇正侧身上台阶，听见细碎的一声咔嚓，右腿酸疼了一下。当时没当回事，陪着小波罗游了园，兼当解说和翻译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回到客栈发现，右边小腿成了全身最胖的地方，脚面都肿起来。怪不得一路都怀疑自己穿错了鞋，右脚这一只突然小了。就这样他也没在意，找大夫用了点药，继续陪同小波罗在姑苏的水道里穿行。再去看大夫，老先生说，你想截肢吗？李赞奇才上了心，知道北上之路走不下去了。他想到了谢平遥。

他们曾是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翻译馆的同事，李赞奇专业是意大利语，谢平遥是英语，上班时各干各的，闷头翻书或者随同长官和洋人口译，下了班才混在一起。当时都是小伙子，光杆一个，没事就在虹口或者黄浦江边找一家小馆子喝茶斗酒。为大清朝和天下事，高兴了喝，不高兴了也喝。喝到位了，根本不管酒保再三提

醒的莫谈国事，敞开了数点朝政和国际事务；喝大了，辩论至激愤处，免不了热血上头也动手，反正谢平遥给过李赞奇几记老拳。常去的酒馆为安全起见，干脆给他们设了专属雅间，跟其他房间隔着一间库房，以免隔墙有耳。

谢平遥是打酒伙的团体里的小兄弟，那个时代的愤怒青年，不谈政治浑身难受。每天向李赞奇问意大利的事，问搞法语的老夏法兰西新闻，问专治俄语的老庞老毛子最近又有什么动静。他的兴趣不在翻译，整天枯坐在翻译馆里看那些曲里拐弯的旧文章，受不了，尽管他的专业极好。他更想干点实实在在的事。李赞奇还记得这个小兄弟喝多了就说，大丈夫当身体力行，寻访救国图存之道，安能躲进书斋，每日靠异国的旧文章和花边新闻驱遣光阴。说多了大家也就姑且一听。不想某日，酒馆里突然安静下来，才发现谢平遥不见了。他去了漕运总督府，那里缺个翻译。

漕，水转谷也。宋元以降，漕船千万，沿运河北上，源源不断地把江南鱼米输送到北方京城。那里的帝王将相和百万戍边兵士每天张着嘴要饭吃。吃饭是大事，运粮也就是大事，管运粮的当然也是大事；那时候的大事都甩不开外国人，他们对漕运也要插一手，会说洋话的人不够用了。漕运总督府跟李鸿章大人打了招呼，李大人对江南制造总局咳嗽一声，着翻译馆立办。翻译馆不是肥缺，去漕运总督府也不是美差，还要从大上海去到苏北小城，相当于流放。吃英语饭的一拨译员被召集到一块儿，一个个都低下头。长官问，真没有？谢平遥站起来。

“为什么想去？”

“干点实事。”

座下同人哄笑。当此之世，还有比“干点实事”更可笑的吗？如果说大清朝的确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干点实事，那也肯定不是漕运总督府。水过济宁，地势一路走高，河床上去了水上不去，河道干得可以跑马，整个漕运眼见着就黄，总督府显然也活不了几天。这时候去那里，等于水往高处走，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。在上头允许谢平遥“慎重考虑”的两天里，一直器重他的上司去看他，一杯凉茶都端热了，反复给他论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之可能，末了问，还去吗？谢平遥说，去。上司长叹一声，也罢，世道如此，在哪儿都是浪费，换个地方浪费没准就有戏了呢。

谢平遥收拾行装，星夜赶往淮安。路远水长，搭车，步行，大船，小船，还蹭过放排人的竹筏子。到了淮安的那天早上，痛痛快快地吃了两大碗当地著名的长鱼面，然后一身热乎劲儿去衙门报到。刚开始几年，他庆幸自己来对了地方：有事干，有大事干。洋人知道漕运对于大清国的意义，租界他们圈了，沿海港口他们占了，内陆水道他们也想要。一条长河肯定是拿不下，但在这河道里塞点自己的东西总是可以的：我的人你得让我走，我的货你得让我运，我要沿河来来回回跑，没事别随便拦着；税少收点，尤其通关时候；载我大英、大意、大奥匈、大荷兰、大法国、大俄罗斯等帝国货物的船，务必要保证最快过闸；地球自西向东转，咱们西方人的时间可耽误不起。谢平遥要干的就是这些，跟着长官和他们

谈。翻译的时候他比长官都急，长官表达不到位的意思，他用英语给补足了；洋人闪闪烁烁的话，他给彻底地翻出来，让大人们听着刺耳难受。他的翻译让谈判和交流变得更加有效，三下五除二直奔结果；时间明显缩短了，但也让衙门里的大人和洋鬼子经常莫名地光火。

关于这一点，谢平遥和李赞奇在日常通信中讨论过，究竟何为翻译的伦理。该直译还是意译？在翻译中是否可以补足与完善？谢平遥坚持终极意义上的有效表达最重要。李赞奇不同意越俎代庖，什么叫有效表达？是你的有效表达还是被译者的有效表达？谢平遥写了一封长信跟他理论：你都不知道洋人是多么傲慢和贪婪，他们西方人的时间耽误不起，咱们的时间就耗得起？他们的船在咱们水里走，凭什么他们说了算？大船小船、帆船机帆船小火轮都是船，凭什么挂了个洋国旗就可以插队加塞？上帝来到人间，也讲不出这个道理。你也不知道咱们衙门里的这帮窝囊废有多卑微和怯懦，洋鬼子嗓门儿大一点，他们腰杆就弯下去几度；幸亏没遇上个唱美声的，要不脑袋真要夹进裤裆里了。洋鬼子拍一下桌子，他们能直接尿出来。我要一板一眼照着大人们的意思译，咱们的运河上早就飘满了万国旗。

李赞奇提醒他，长此以往，这活儿干不久。果然，第四年刚过了两个月零三天，顶头上司接上面指示，要对谢平遥委以重任：造船厂更需要他。漕运总督管着文武官员近三百号，还有仓储、造船和卫漕兵丁两万余人；漕运总督部院下辖的造船厂好多